

未尽与未成

□ 众 告

屈指算来,未尽与未成的事不少。最令人牵挂的,当然还是关于开放大学处女地的笔耕。

2005年,第二届巨型大学校长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,恰遇同行,于是不约而同地商定,是否来一次关于巨型大学的学术对话?好在这位同行洞察现实犀利,而我对“巨型大学”一直在作追问,因此一拍即合,这篇对话终于在2006年上半年问世了。

这篇对话首先对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·克尔1963年提出的高等教育“巨型大学”的背景进行了挖掘,进而探究了约翰·丹尼尔设定的开放教育“巨型大学”的学术内涵,从而提出了“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”的当代责任,以及“人人享有优质教育”的历史使命。并在此基础上,就巨型大学的规模与结构、数量与质量、效率与效益等进行了回应。作为学术对话的初步尝试,鉴于其“引用次数”较高,故成为《教育研究》载文述评分析的一个年度案例。

2012年7月,“2+1”所电视大学率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更名为开放大学并挂牌。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,开放大学与巨型大学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牵连,又有着怎么样的时代回响,于是我和我的那位同行又打算围绕“办好开放大学”,携手完成第二篇学术对话,主题就是“开放教育的追求与开放大学的期待”。我们商定了大致的框架,主要是,“远程教育的现实与开放大学的理想”“开放教育的国家理念与开放大学的自身定位”“开放大学的内涵及其职能界定”“开放大学的结构设计和大学制度创新”等等。由于思考已久,所以我们很快拿出了初稿。同时我们还商定找机会搞几次电视对谈节目,以配合文本刊出。后因种种原因都没能实现,终成未尽之憾。

然而,心中还是放不下开放大学,尤其是这中国式的开放大学。就想把工作之余写论文、

专栏和报告时的思考梳理一下,汇集成册,书名就叫《何谓开放大学—新型大学别论》。后来,这本书也被约走了一家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流程,但不知何故,至今未成。

其实本书只有四章,都是围绕开放大学展开的,即有“历史的回答”“现实的回答”“世界的回答”和“教育学的回答”。每章都有十余个专题前后呼应和交融支持。

首先,“历史的回答”一章,主要有“开放教育的‘无用’之用”“大学的开放性谁来定义”“开放大学思想的历史走向”“开放大学使命的时代回眸”“要还原大学本来的样子”“开放大学其实是博弈的产物”“广播电视大学创办中的趣闻”等,试图以史明鉴。

接着,“现实的回答”一章,通过“更名的纠结与译名的无奈”“开放大学职能与功能的异同”“电视大学何以转型开放大学”“开放大学走向‘联盟’的机缘”以及对“国家对更名开放大学批复文本的探究”“质量保证怎样不是‘美丽的神话’”等,告白了现实依旧骨感。

另外,“世界的回答”一章,则以“英国开放大学创建的艰难”“美国开放大学失败的理由”“德国哈根远距离大学更名的风波”“英国开放大学被排名的痛苦”“香港公开大学彻底异化的缘由”“当今一流开放大学往何处去”等,揭示开放大学发展的窘境。

最后,“教育学的回答”一章,以“教育因何而开放”“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的同异”“开放大学主要是培养‘人’的”“课件不是课程”“过程开放才是真的开放”“教与学应是共同体”“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”,“办专业还是办大学”等,尝试从学理层面正本清源。

比较有意思的还有,本书“自序”名为“开放大学不是什么”,以便读者倒推并自定义。